

愚园路上有不少令人感佩的好女人,这个好是指她们笑对人生,从容淡定。比起那些在乱世岁月中被残酷的政治搅拌,或是被恶劣的命运捉弄的男人,她们更能在残酷的人生搏杀和坎坷途中生存下来,给男人和世道存一份温情。

愚园路上的女人比男人的命要好一些,这从她们的寿命可以看出。还健在的是已110岁的黄慕兰。这个不管怎么说,经历了中共早期革命运动,与早期共产党高级领导人贺希平、贺昌先后结为夫妇,后又嫁给上海滩大律师陈志坚,经历了脱党和用多重身份在党的外围工作,一生多次入狱的女性,是非曲直自有公论,但至少用她的豁达和乐观超脱了命数,成为人生传奇。有一种说法,说愚园路上“汪公馆”在抗战胜利后变成了国民党军统的招待所,但从亲历者黄慕

兰的描述看似似乎并非这么一回事,抗战胜利后,王伯群的遗孀保志宁委托黄慕兰的丈夫陈志皋把自家的这栋花园洋房收回来,据《黄慕兰自传》所叙:言明条件是:“房子收回后,由我们负责代她修理好,她只保留楼下的两个客厅以及二楼的全部;其余楼下的四间大厅、餐厅、书房以及三楼的全部,还有后面的一部分附属用房,都租赁给我们使用,租金按美金支付。但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那时,从大后方复员回上海的人数以万计,上海的住房十分紧张,我们能住进这样高级的大花园洋房,自然大喜过望。”房子修缮一新后,取名“隅园”,在一年多时间里黄

途经台湾花莲的时候,晚霞正把天际染成一片橘红。一车的人惊叹这美景,纷纷拿出相机对着天空一阵猛拍,而我却把眼光盯住了一位腰背似虾米的老人。他拄着拐杖,几乎弯成90度的身躯靠着这第三条腿在挪步,他在穿马路,马路对面有什么,我看到了“荣民之家”这四个字。

“荣民”的全称叫“荣誉国民”,是一个被现代人几近遗忘的名词,但在台湾,这个名词特指的就是那些饱经沧桑的老兵。我曾问过台湾的亲戚,“荣民之家”是退伍老兵的养老院?的确是。然而,并不是每位老兵都能进“荣民之家”的,首要条件必须是无儿无女无家室。眼前的花莲“荣民之家”,至今还住着好几位年近百岁的老兵,年纪最轻的也有80多岁了。我相信那位佝偻着背过马路的老人一定就是其中一员了。

老兵!每当这个名词浮出脑海,我便不由自主地想到“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高秉涵。高秉涵就是位老兵,当这位瘦削的老人站在中央电视台领奖时,我至今记得那颁奖词是如此感人:“少小离家,如今你回来了,双手颤抖,你捧着的不是老兵的遗骨,一坛又一坛,都是满满的乡愁。”

倘若以1949年为分界点,国民党带着残兵败将逃亡台湾是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迁徙,无论是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还是命若蝼蚁的兵士都在自愿与不自愿中来到了陌生的台湾岛,开始了人生的下半场。当年才13岁的高秉涵也是这样稀里糊涂地跟着一支国民党部队来到台湾,等待他的是什么呢?是与野狗抢食垃圾,是露宿火车站整整2个月,是疾病缠身与死神擦肩而过……最难熬的是思乡之痛,他想娘,魂牵梦萦,他说过这样的话,没有在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的。可是等到近40年后他终于可以踏上家乡的土地去见娘时,却得知娘等不到见儿子一面就告别人世了。

在母亲的坟前,高秉涵长跪不起,他此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不能尽儿子的孝道。无限悲痛中,他想到故乡是游子生命的源头。他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到台湾后如果没有好心人的鼓励和支持,他不可能经过6年的半工半读如愿考取了台湾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毕业后又考取了法官,而后成了台湾著名的律师。他觉得应该把一颗感恩之心付诸行动,帮助那些在台湾没有亲人的老兵叶落归根。

承诺是无声无形的,却是一个人心至高中无上的责任。为了这个承诺,高秉涵频繁地往返于海峡两岸。那些把“回家”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的老兵,弥留之际如果没有高秉涵一句“大哥放心,我带你回家”,他们是不肯闭上眼睛走的,而护送老兵的骨灰回家并非易事之事,每个骨灰盒都重达十公斤,这对年近八旬的瘦弱高老来说无疑是体力活。然而再重再累他每次都要亲手捧住他们,他说,一路上我要和他们说说话,只有这样我才安心……高秉涵的善举感动了许多人,大家都愿意作为志愿者为高老分挑护送老兵回家的担子,我们旅行团的导游就是“送老兵回家”行动的志愿者之一。当他讲完这个故事时,一车人的眼眶都有点湿,因为感动是会被传递的。

她们流光溢彩

——愚园路钩沉系列之二

徐锦江

陈夫妇在这里举行各种聚会和游园活动,名为“隅园雅集”,据赵景深教授的一篇短文记载:出席者有田汉、洪深、阳翰笙、翦伯赞、熊佛西、冒鹤亭、周信芳、郑振铎、于伶等文化人,欧阳山尊和戴爱莲还表演舞蹈。可能黄的自述中会有溢美成分,但我相信这一段的基本事实不大可能杜撰,且有图有真相,在1946年梅兰芳和欧阳予倩的合影背景中少年宫的哥特城堡式建筑历历在目。

被怀疑为军统据点的一个嫌疑是当时的国民党军统上海站站长王新衡也出没其间。黄夫妇后因与保志宁的房产纠葛而搬离此宅,在华山路另造新楼。

愚园路上第二个值得一说的女性是董竹君,董竹君1948年至1950年曾居愚园路新华村1号。说起董竹君,总会联想起那个“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的阿庆嫂。阿庆嫂离开沙家浜,来到上海滩,就是董竹君,“锦江茶社”就是“春来茶馆”。董竹君原来是黄包车夫家庭出身、流落青楼卖唱的少女,虽有贵人相助,但总的来说无论是持家还是创业,无论

是留日、入川、来沪,还是避难菲律宾,在生意繁忙、独立抚养四女一儿的同时,还不忘学习法语深造,是靠自己的勤奋努力加能干成为独立的女性企业家。董竹君长袖善舞,既能让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引为知己,又同中共地下党员吴克坚秘密往来;杜月笙、黄金荣是她的座上客。民盟领导人张澜、罗隆基被捕并被软禁在虹桥疗养院,吴克坚和董竹君通过民革人士约来杨虎,在新华村董寓多次秘密会晤营救张罗。董资助或帮助过的还有郭沫若、夏衍、于伶、宋时轮以及台湾二二八起义失败后来到上海的台湾共产党组织领导人谢雪红。上海解放后,董竹君将当时价值15万美元的川菜馆和茶社上交国家,成立锦江饭店。董竹君大半生身逢乱世,以99岁高龄得善终,写下《我的一个世纪》篇章,成为上海滩的一个传奇,靠的是三道面(人面、情面、场面)的功夫和智慧。今日之女性企业家,从人格魅力和气质能力上胜之者能有几人?

愚园路上还值得一说的女性是陈友仁的第二任太太张荔英。现在知道陈友仁名字的人不多,但在民国年代,这个留着一小撮人丹胡子的人却是个甚为传奇的社会名流,其标志性照片时常见诸杂志报纸。陈友仁出生在中美洲

近闻二则有关社会服务“窗口”的故事,同为政府提供的便民服务,而“窗口”的服务功能及态度却迥然不同。

朋友的阿姐是个老三届知青,从浙江某市退休回沪后,因医保关系仍在浙江,故每年得去该市的社保局报销医药费。路途劳顿也就罢了,问题是那个服务“窗口”总有不同程度的“梗阻”:不是发票药品分类不符合要求,要她重新来过,就是以未事先告知的新规为由,时限已过而不允报销;好在朋友的阿姐原是单位的会计,年纪虽大,脑子煞清,每次都据理力争,好一番义正辞严之后才能获得解决。她感慨:曾是第二故乡的社会服务“窗口”,其服务文明的水准与财富文明的程度很不匹配,还停留在朝南坐的“短板”之中。

由此,笔者联想起自己曾去居住地闵行区古美路街道社区服务窗口补办一张医保卡的往事,那真是笑脸相迎,服务周到,快捷有效。不信?有据为证:

去年7月,我的医保卡不慎丢失,需去街道服务“窗口”补办。尽管我不大去这个“窗口”办事,但在我想象中,这肯定是件不小的麻烦事。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窗口”,办事姑娘真诚的微笑,边应答边着手电脑上查阅资料,不到5分钟,一张新卡免费办出!彻底击碎了正准备好要“麻烦一番”的心理障碍,我情不自禁地赞叹:

现在的政府便民服务窗口真正好!二个同样是政府便民服务“窗口”的鲜明对比,尽管异地,但都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之下,其折射出现实生活中丰满和骨感的不同感受,恰恰说明了“补短板”的重要性。时值“年夜岁边”,各类服务、消费窗口进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季节,真切希望所有的守“窗”人是清一色的和善和亲民之态才好,因为,你说不定也是下一个去“窗口”的人。

“窗口”可否清一色?

丁汀

的特立尼达,是当地一位富有的华人律师,生活安逸,但在伦敦听说辛亥革命后,即连家都不回,义无反顾来到中国,成为孙中山的外交顾问,尽管中文说不好,却成为国民党政府的铁腕外交部长。后原配病故,陈又娶了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张静江四女张荔英为妻。留法学画颇有成绩的张荔英青春年少,却执意要嫁给长自己近30岁、她眼中的“天下第一美男子”陈友仁,两人婚后感情甚好。1941年,夫妇二人在香港一同被日军拘捕并被转押至上海,因拒绝加入汪伪政府,长

期遭到软禁(估计就是这段时间住在愚园路)。陈友仁1944年逝世后,张荔英仍居此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被释放,后移居海外。

还有一位女性,虽然普通,但平凡中透着不凡,也要特别说一说。那就是被誉为“中国流行音乐之父”的黎锦晖末任太太梁惠芬,黎前半生风光,娶了大美人徐来为妻,周璇、王人美、聂耳、黎莉莉皆出自其门下。但后半生千金散尽,妻子携财随“风流将军”而去,学生聂耳奋起痛批他,连国民党政府也禁他的歌。人生起落,情何以堪。所幸落难时一个叫梁惠芬的女学生粉黛,是个旧政府官员人家的小姐,不惜休学,离家出走嫁给他,且从此再没有与家人联系过。

据汤晓丹的夫人蓝为洁女士回忆:抗战时期,在重庆“中制”食堂吃饭,每次排队我都碰到黎太太和她的几个小孩,每人手里都拿着搪瓷大杯、小面盆,装满了饭菜带回宿舍吃。黎先生一次都没有去过食堂,也从未到过我们技术课办公室,但是课里的人都爱三言两语谈到黎先生家属买饭后走出食堂的小队伍。次数多了,我才晓得黎家的一些事。原来黎先生的前妻是漂亮的电影明星,婚变对黎先生的打击很大。之后一位女学生崇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拜他,不顾父母反对主动休学进入他的生活,为他生儿育女。小家庭生活充满了幸福和浪漫。

黎锦晖上半生辉煌下半生落寞,绚烂终于平淡。晚年不过是住在愚园路四明别墅里的一个老翁,与梁惠芳过着平常的居家日子,弄堂里许多人都见过这个贤淑的女人。两人默默相伴到老。

更奇的是,黎锦晖1967年动乱中去世,梁惠芳忍住泪办完了丈夫的丧事,旋又担负起做母亲的责任,暗中资助几个插队落户的孩子都进了大学读书。“文革”后,她办了去美国的手续,在那里打工,据说有人帮她找了一份穿珍珠项链的工作。她省吃俭用,积了一笔美金回上海,买了一幢房子,安置成一个温馨的家,让几个子女回沪时都有落脚点。蓝为洁感慨:她是我认识的友人中人格魅力最闪光的女性,梁惠芳活到90多岁含笑离开人世。她离世后已经见到社会为黎锦晖落实政策,恢复名誉的曙光。



尼亚加拉瀑布

屠春怡 摄

混过时尚圈,有一衣橱精美服装,自问穿衣要求不低。对毛衣的用线以及色彩和款式在一定程度上无法妥协。经常逛街逛得一无所获,让人气得牙痒痒磨得我下定决心要给人亲手制作毛衣。

我感受到,在编制过程中,一针一线,皆是满满美好的心意。于自身也是一种特别愉快满足的体验。家里大小的小,满心期待穿上手织毛衣的心情,充满了流动的能量让你心甘情愿付出时间和精力。织女很忙,不买毛衣了,就热衷囤积各类好线还有大堆的毛衣图书,开始新层面的学习。和毛线代购聊多了也非常长知识,慢慢知晓了羊毛的不同等级划分。比如越细的羊毛它的纺纱能力, CPI

越大就能纺出更精细的毛线。比如美丽奴羊毛,分有普通美丽奴羊毛,细美丽奴羊毛,超细美丽奴羊毛,纤维越细规格也已经越高。所以这个细并不是指已纺好的成品毛线的粗细的规格。线买多了,织多了,在商店看一件毛衣,直接空白跳过款式色

彩,只掂量这个用线品质和成本价格。然后心里就更是看不上外面卖的毛衣了。

艺术往往是相通的。我喜爱的费尔岛花样编织需要用各种颜色的毛线配色,从上百种颜色中进行挑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需要具备冷暖色明暗度等色彩知识。编织界也不是很多人概念里老奶奶玩的土渣渣的把戏,其实时髦又好玩。看到有位

姑娘去学习手工纺线,学会后就把手心里爱猫眯掉的毛收集后纺了线出来,又织成迷你版毛衣留作纪念,羡慕得我流口水,家有长毛狗狗的我也好想仿来着。

除了学习纺线,还有姑娘去学习手工染色等等技能,反正让我这样好奇心不减当年的中年妇

女够向往的。

我还是一枚不折不扣的工具控,光棒针就有竹、树脂、红木、钢、碳纤维等等材质制作的。大大小小的工具箱装满了精致可爱的手工工具,有时候即使什么也不做,就是摸摸这些小物件,都能令我心生喜悦。某日,大叔瞄了眼我正在看的图解书,诧异地问:你怎么看得懂?我立马得意回他:需要智商的好

吧,不谦虚地说,玩编织的哪个不是心灵手巧有上进心的人呢。陪小朋友上兴趣班的时候,我都会带上毛线和工具以此打发时间。我习惯用环形棒针,针长的9厘米短的只有7厘米,很安全无需担心会伤到旁人。课间休息的时候,小朋友们竟然都很爱围观我编织。我会和她们聊天:你妈妈给你织毛衣吗?我妈妈不会,我奶奶给我织毛衣的。反正在我家小朋友心里,穿妈妈织的毛衣,戴的围巾手套,是酷到不行的事情。

为什么织毛衣?有一种美丽源于心情。现在大概不会有什么人为了省钱去织毛衣的,更多的织女,是热爱生活热爱手工的一群人。

织毛衣织得昏天黑地,即便疲惫不堪,也依然眼里有光。

张卓君

为什么织毛衣

七夕会

